

电报挂号:6827。四十多年前,这行字印在我的名片和单位信笺上。发电报无需写单位名称,写这4个数即可。1995年,上海的电话号码升至8位,单位的电报挂号改为3087。

我第一次去邮局发电报是1973年,奶奶病逝,需要通知外地亲戚。电文写在电报纸长方格里,一行10格。电报一字0.03元,当时3分钱可买1只咸大饼当早饭。发电报起码4字1角2分,那就是4天早饭,或相当于一顿0.10元的豪华早餐:咸大饼+油条(4分/根)+豆浆(3分/碗)。因而发电报字越少越好,但省钱不能以词害意。到1983年,电报调至每字0.07元,9年后则达到0.13元。

那时,弄堂里响起的摩托车声,多是送电报的。有时在夜深,一道白光随摩托轰鸣移动打破寂静。熄火后,响起邮递员叫喊声:“某号。某某某电报!”

在相当长的日子里,电报传播信息最快。打长途电话很麻烦,电话不能直拨外地,要长途台挂,叫通对方后再来电叫你听,常常要等一两个小时。在公用电话打,等待更久。而普通电报从发出到抵收报

传播弃用的“三件套”

袁念琪

人,6小时内就到,加急只需4小时。自20世纪90年代起,国内电报业务下降;至1998年,上海全年收发量48.39万份,年均递减率68%。2007年,全市唯一受理国内国际公众电报的营业厅在南京东路30号,两年后也叫停。

电报是传播弃用“三件套”中传播速度最快的,另两个被弃的是:传播声最远最大的高音喇叭、制造传播量最大的油印机。

高音喇叭过去不可少,我从它获取信息和娱乐最多的地方是农场。似牵牛花的喇叭安在电线杆上,立在连队草棚宿舍前。喇叭拉线不知怎么断了,开关只靠一根接地线。要听了,把连喇叭的线头往地上那端一钩,线连声响。农场广播站一日三次广播,一早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和一晚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》雷打不动,其他多播文艺节目,还有本场新闻及各种通知……

喇叭不仅传播信息还能放大声音,把传播内容清晰送入耳,是否入心因人而异。同时,喇叭也是室外大会必备。记得在农场粮站晒场开大会,两辆卡车车厢对接,翻下挡板就是主席台。那时,马路上常传来高音喇叭声响,喇叭就架在行驶缓慢的

车上,向市民做某项告知,这是当时最有效的广告之手段。当年没复印机,用俗称“油印”复制,油印靠油印机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大学毕业分到中学工作,每逢期中期末考前,到学校3楼文印室印考卷。蜡纸上打字机打的考题,固定在细铁丝网衬托的木框上,将油墨均匀、薄薄地涂在橡皮滚筒上;筒滚蜡纸,一张张考卷就出来了。业内称之为“孔版印刷”。1983年入电视台后,印会议通知、通讯员表和节目稿,还是仰仗油印机。与中学不同的是,动力从人工变为电。

在传播弃用的“三件套”里,先消失的是高音喇叭;再是复印机替代油印机;不久,名片上的“电报挂号”换成了“FAX”,这些年又被邮箱替代。传播的硬件和技术不断在变,不变的是传播内容为王。



为电。

檐下听秋声

廖柳

雨是后半夜缠上来的。先是窗纸被风揉得沙沙响,接着就听见瓦垄里起了细碎的喧嚷,像无数只蚕在啃食桑叶。天蒙蒙亮时,雨势已沉,青瓦被洗得发亮,水珠顺着瓦当的弧度往下坠,在檐角串成晶莹的帘。

我搬了竹椅坐在廊下,脚边的青砖润着潮气。阶前积起的水洼里,一片梧桐叶正在打转,边缘被泡得发卷,像只疲倦的蝶。忽有阵风斜扫过来,叶尖猛地撞上阶沿,竟翻了个底朝天,露出灰白的脉络。檐角的水线忽断忽续。滴在阶前石臼里的声音,“嗒、嗒”地敲着,像谁在数着漏下的光阴。我常想,古人说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,大抵是在这样的雨天悟出来的。

不经意间,水洼里的落叶被新来的雨丝推得远了。水面晃荡着,映出廊下斑驳的木柱,还有我脚上那双半旧的布鞋。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雨天,祖父总爱在檐下补渔网,竹梭穿过网眼的声音,竟和此刻的雨声有些像。他说秋雨是甜的,落在稻田里,谷穗就更沉了。那时不懂,只觉得雨滴打在脸上凉丝丝的,哪有什么甜味。

忽然之间,雨势好像大了些。檐角的水线连成了片,往下淌时竟带起了些微风。吹得廊下的蛛网晃了晃,网上的水珠滚来滚去,像缀了串水晶。有片更小的枫香叶被风吹进水洼,恰好落在梧桐叶旁边。红的绿的搅在一处,倒比春日里的花还热闹些。

我常想,秋声大抵是藏在这些细碎里的。不是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的萧索,也不是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壮阔,而是雨滴敲瓦时的轻重,是落叶打转时的缓急,是蛙鸣渐稀时的不舍。就像祖父补网时偶尔哼起的调子,不成章法,却让人记挂。

阶前的水洼渐渐满了,开始往低处漫。那片梧桐叶终于停了打转,顺着水流往青苔深处去。枫香叶却不肯走,总在原地打旋,像个调皮的孩子。雨丝斜斜地织着,把远处的稻田织成一片朦胧。蛙鸣彻底歇了,倒有几只麻雀落在对面的梨树上,抖着湿漉漉的翅膀,叽叽喳喳地抱怨着什么。水洼里的枫香叶终于被水流带走了,追着梧桐叶的影子。廊下的竹椅渐渐有些凉了,我起身想去屋里添件衣裳,转身时却看见檐角的水线里,藏着一道淡淡的虹。想必是雨快停了。



夜光杯

横沙岛在西 佘山岛在东

陈志强

万里长江入海口,于长江口外东海之中有座佘山岛,隔着滔滔海水与横沙岛相望。小时候常听祖父将佘山岛挂在嘴边,早年横沙岛上以捕鱼为生的不在少数,天气晴好且风浪平稳的话,他常去佘山岛周边捕鱼。捕得最多的是野生大黄鱼,渔家人管它叫“黄花郎”“黄花鱼”,捕回来后一部分进入水产市场交易,剩余的成为自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,还有多的就刮掉鱼鳞洗净剖开,整整齐齐挂在屋檐下的竹竿上晾干,或在阳光下晒干。制作成的黄鱼鲞是农家人夏天里的风味小菜,那是真正的新鲜!

逢刮风下雨天,不出海的祖父便在家里修补渔网,我就听他讲捕鱼遇到的稀奇古怪事。佘山岛到底是什么样子,当年我曾缠着祖父要去看看,但一则因为年龄小,再则出海风险太大,最后没能如愿。上学后,我曾与同学挑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结伴步行到横沙岛

东海岸眺望佘山岛。那个年代没有同学家里买得起望远镜,全凭肉眼张望。小青年视力好,隐约中看到天水相连处有一团倩影,同学们都说那就是佘山岛。21世纪初,横沙岛圈围出“横沙新洲”,开垦为现代农业产业园,在本岛基础上向着东南方向延伸二三十公里,佘山岛愈来愈近了。站在通海大堤上向东眺望,如果说当年在东海中见到的佘山岛只是一团倩影,那么现在见到的就是真真切切的一座山,那山、那树、那建筑物都看得清清楚楚,还能看到岛的南侧两块名曰“美人礁”的礁石。横沙岛在西,佘山岛在东,上海的发展终于让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佘山岛。

七夕会

曾经在我心里,上海的早晨就是从外婆提着篮子出门开始的。那时我还小,天刚蒙蒙亮,我就迷迷糊糊地听见屋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,那是外婆在披衣穿鞋,提着竹篮子,准备出门买一大家子一天的小菜。等天完全变白,我起床了,外婆就提着满满一篮头的菜回来了。

等我快读小学了,每天早晨外婆刚一起床,我就像闹钟到点似的醒了,也起床了。我主动提着竹篮子,看看外婆,外婆也看看我,笑着大手牵着我小手出门。我们住在老城厢人民路,走出弄堂口,左拐,走上两三分就就到了寿宁路路口。早晨的寿宁路是个露天菜市场,商贩们挑着扁担子,捧着竹筐子,把这条路的两边全占了。买小菜的人头攒动,多的是像外婆这样拎着篮头的,也有推脚踏车的,买了菜就放在前面网兜里。行人川流不息,碰到有差头或个别私家普桑小轿车经过,车只能以龟速在人群中慢慢移动。这时,说话声、叫卖声、脚踏车铃声、汽车喇叭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一曲嘈杂而又奇妙的音乐。我拉着外婆的手往前走,见一团白雾升

起,那是馒头店掀开大蒸笼盖的一刹那,刚蒸好的馒头有肉的、菜的、豆沙的,个个饱满。旁边还有卖“四大金刚”的,卖酒酿饼、米饭饼、葱油饼、菜饭糕的。每天各式品种轮换着吃,吃尽上海早晨的味道,这是我跟着外婆去

上海的早晨

朱永超

买菜的最好福利。那时,我觉得上海的早晨就是从这条短短的寿宁路开始的。在寿宁路与人民路交叉口还有一条路,是我读小学后每天经过的云南南路。云南南路297号矗立着一栋五六层楼高的厂房,很是醒目,那是当年在上海赫赫有名的“上海市南市豆制品厂”。每天早晨天还没亮,生产车间的工人就忙活开了。这条路上许多货车、黄色车、脚踏车都是冲着这来的,有单位,有个体户,都是来批发拿货的。空空地来,满满地走,优质豆制品从这里出发,分散到市区各家门店、各个摊位,最后进入千家万户。每次路过,我总要停住脚步,深吸一口气。这里

奥地利钢琴大师布伦德尔不久前离世,享年94岁。对像我这样爱乐经年的人来说,一路走来,离不开他录制的那些高质量德奥古典音乐唱片的陪伴,非常怀念他。

最早与布伦德尔结缘,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。那时我还没结婚,住单位宿舍,因此无法置办立体声音响之类的听乐设备,只能通过电台收听古典音乐节目,或者是听自己手中的几十盒磁带,有原版,也有转录的。但这并不妨碍我购买与收集古典音乐密集唱片(LP)的热情。在我最早购买的几十张LP中,就有一套布伦德尔演奏的贝多芬五部钢琴协奏曲与《合奏幻想曲》的版本,海廷克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协奏,PHILIPS版,五张一套,花了七八十元,占了我当时月工资的一半。虽然没有音响设备无法赏听,但我会不时地将这套灰灰封套的唱片集拿出来,端详一会封套上戴着黑框眼镜、笑容满面的布伦德尔头像。LP封套设计大都富有艺术性,可以作为独立的艺术品来欣赏,这也是它有别于CD的地方。

等我结婚后配好了立体声音响与电唱机,布伦德尔的这套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LP自然就成了我经常放听的唱片。几年后电唱机的唱针坏了,我换了一台奥地利产的唱机,音质比原来的那台提升了一个档次。可惜听了两年左右,唱针又坏了,调换起来实在是件麻烦事,我便彻底放弃了电唱机,死心塌地只听CD。布伦德尔的这套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连同我收集的200多张LP,包括朋友赠送的一些珍贵的LP版本,只好全部束之高阁。

其实,在彻底告别LP之前,我已开始听CD,这是由它的赏析便捷性所决定的。其中就有布伦德尔独奏、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学院管弦乐团协奏的“莫扎特的伟大钢琴协奏曲”两张CD,包含第19、20、21、23、24钢琴协奏曲,还有布伦德尔弹奏的舒伯特两组八首即兴曲。前些年,友人帮我在国外的一家音乐网站上网购了不少“音乐包子”,几乎都是名家名版,而且价廉物美,包括莫扎特的第1—27全套钢琴协奏曲,独奏当然还是

布伦德尔,携手他的黄金搭档——马里纳执掌的圣马丁学院管弦乐团。这几套唱片可以说是我的至爱,百听不厌。贝多芬的恢宏壮丽、莫扎特的清澈优美、舒伯特的诗情如歌,都由布伦德尔借助他那精湛纯熟的琴技呈现出来,清晰优雅、华丽动听,充满了艺术感染力。

听得多了,我对布伦德尔产生了一个执念,即他演绎的以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、勃拉姆斯为代表的德奥钢琴音乐,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模板与标准,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与标杆。就像我们练书法,楷书必习唐,“颜筋柳骨”是唐楷的最高境界。习练楷书不从颜真卿、柳公权入手,岂非笑话!

布伦德尔也是有执念的,体现在两方面——其一,固执。虽然他录过肖邦的几首《波罗罗兹舞曲》,获得不少好评,但以后就基本不碰肖邦了。对许多钢琴家趋之若鹜的柴可夫斯基、拉赫玛尼诺夫和德彪西的作品,他从不染指。是压根看不上,还是审美理念与之不符,我们不得而知。任凭他人揣度,伊自岿然不动。这种舍弃大而全、忠于内心、术业专精的艺术思想,既是他的立身之本,也令人敬佩。其二,执着。布伦德尔执着于海顿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与勃拉姆斯等德奥钢琴音乐的演绎,精益求精,孜孜不倦。仅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与五部钢琴协奏曲,他就前后录了三遍。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,不断深入发掘音符背后的内涵。他这样阐释自己的艺术理念:“若说我承袭某种传统,那必是杰作指引演奏者的传统,而非演奏者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作品,或妄图教导作曲家应当如何创作的传统。”

除了音乐,布伦德尔喜欢绘画、历史、建筑与文物鉴赏。他还撰写过大量极富洞见的音乐随笔,出版过两部著作《音乐的沉思与回忆》《弦外之音》,文笔简练,思考深邃。他甚至还出过诗集《一翼白,一翼黑》。广博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必然反映在他的琴声中——具有芬芳馥郁的书卷气,但绝无学究气,因而布伦德尔的琴声始终珠圆玉润,光耀清新,既激情洋溢,又诗意盎然。

城里待久了,周末就想往外跑。近郊的山野,就成了喘口气的地方。一次爬山,半道遇见位老太太,独自坐在野山石上。她摊开一方素帕,上面一壶茶,两只粗陶杯,几束刚采的野花。我走得口干舌燥,脚步自然慢下来。她没回头,拍拍石面:“歇会儿?喝口粗茶。”声音像山风一样轻。我坐下,茶色微黄,入口微涩,旋即回甘,是山泉野茶的本来味。老太太话不多,指给我看对面崖上一株开得正热闹的映山红。茶喝完了,我道谢离开,她还坐在那儿,眼睛望着那抹红。这片刻的茶香与静默,像藤,悄悄缠在了记忆里。

还有一回初春进山,溪水清亮,哗哗流着。正听着这天然音乐呢,看见几团彩色的垃圾袋和塑料瓶卡在溪边石头缝里,像纯净画布上的污渍。同行一位大哥二话没说,脱鞋,挽起裤脚,赤脚就踩进了还带冰碴子的溪水里。他弯下腰,使劲儿去抠那些顽固的垃圾。或许是水凉,他时不时吸口冷气。有人递过去一个袋子,他接过,默默地把那些“人造颜色”都装了进去。等他上岸,脚冻得通红,别人递纸巾他摆摆手,拎着那袋“收获”,又闷头爬山去了。身后的那段溪水恢复了清爽,水声听着好像也更欢快了。

都说去郊外是亲近自然,有时候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热闹。但山野有它的法子,总能在你心里留下点东西。野山石上那杯粗茶,是时光熬出来的温乎劲儿;溪水里那个弯腰的身影,是人给自然的一点小小回声。动静不大,却在风里传得清晰——提醒我们,过客也能留下点比脚印更深的印迹。

布伦德尔,携手他的黄金搭档——马里纳执掌的圣马丁学院管弦乐团。这几套唱片可以说是我的至爱,百听不厌。贝多芬的恢宏壮丽、莫扎特的清澈优美、舒伯特的诗情如歌,都由布伦德尔借助他那精湛纯熟的琴技呈现出来,清晰优雅、华丽动听,充满了艺术感染力。

听得多了,我对布伦德尔产生了一个执念,即他演绎的以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、勃拉姆斯为代表的德奥钢琴音乐,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模板与标准,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与标杆。就像我们练书法,楷书必习唐,“颜筋柳骨”是唐楷的最高境界。习练楷书不从颜真卿、柳公权入手,岂非笑话!

布伦德尔也是有执念的,体现在两方面——其一,固执。虽然他录过肖邦的几首《波罗罗兹舞曲》,获得不少好评,但以后就基本不碰肖邦了。对许多钢琴家趋之若鹜的柴可夫斯基、拉赫玛尼诺夫和德彪西的作品,他从不染指。是压根看不上,还是审美理念与之不符,我们不得而知。任凭他人揣度,伊自岿然不动。这种舍弃大而全、忠于内心、术业专精的艺术思想,既是他的立身之本,也令人敬佩。其二,执着。布伦德尔执着于海顿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与勃拉姆斯等德奥钢琴音乐的演绎,精益求精,孜孜不倦。仅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与五部钢琴协奏曲,他就前后录了三遍。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,不断深入发掘音符背后的内涵。他这样阐释自己的艺术理念:“若说我承袭某种传统,那必是杰作指引演奏者的传统,而非演奏者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作品,或妄图教导作曲家应当如何创作的传统。”

除了音乐,布伦德尔喜欢绘画、历史、建筑与文物鉴赏。他还撰写过大量极富洞见的音乐随笔,出版过两部著作《音乐的沉思与回忆》《弦外之音》,文笔简练,思考深邃。他甚至还出过诗集《一翼白,一翼黑》。广博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必然反映在他的琴声中——具有芬芳馥郁的书卷气,但绝无学究气,因而布伦德尔的琴声始终珠圆玉润,光耀清新,既激情洋溢,又诗意盎然。

城里待久了,周末就想往外跑。近郊的山野,就成了喘口气的地方。一次爬山,半道遇见位老太太,独自坐在野山石上。她摊开一方素帕,上面一壶茶,两只粗陶杯,几束刚采的野花。我走得口干舌燥,脚步自然慢下来。她没回头,拍拍石面:“歇会儿?喝口粗茶。”声音像山风一样轻。我坐下,茶色微黄,入口微涩,旋即回甘,是山泉野茶的本来味。老太太话不多,指给我看对面崖上一株开得正热闹的映山红。茶喝完了,我道谢离开,她还坐在那儿,眼睛望着那抹红。这片刻的茶香与静默,像藤,悄悄缠在了记忆里。

还有一回初春进山,溪水清亮,哗哗流着。正听着这天然音乐呢,看见几团彩色的垃圾袋和塑料瓶卡在溪边石头缝里,像纯净画布上的污渍。同行一位大哥二话没说,脱鞋,挽起裤脚,赤脚就踩进了还带冰碴子的溪水里。他弯下腰,使劲儿去抠那些顽固的垃圾。或许是水凉,他时不时吸口冷气。有人递过去一个袋子,他接过,默默地把那些“人造颜色”都装了进去。等他上岸,脚冻得通红,别人递纸巾他摆摆手,拎着那袋“收获”,又闷头爬山去了。身后的那段溪水恢复了清爽,水声听着好像也更欢快了。

都说去郊外是亲近自然,有时候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热闹。但山野有它的法子,总能在你心里留下点东西。野山石上那杯粗茶,是时光熬出来的温乎劲儿;溪水里那个弯腰的身影,是人给自然的一点小小回声。动静不大,却在风里传得清晰——提醒我们,过客也能留下点比脚印更深的印迹。

城里待久了,周末就想往外跑。近郊的山野,就成了喘口气的地方。一次爬山,半道遇见位老太太,独自坐在野山石上。她摊开一方素帕,上面一壶茶,两只粗陶杯,几束刚采的野花。我走得口干舌燥,脚步自然慢下来。她没回头,拍拍石面:“歇会儿?喝口粗茶。”声音像山风一样轻。我坐下,茶色微黄,入口微涩,旋即回甘,是山泉野茶的本来味。老太太话不多,指给我看对面崖上一株开得正热闹的映山红。茶喝完了,我道谢离开,她还坐在那儿,眼睛望着那抹红。这片刻的茶香与静默,像藤,悄悄缠在了记忆里。

还有一回初春进山,溪水清亮,哗哗流着。正听着这天然音乐呢,看见几团彩色的垃圾袋和塑料瓶卡在溪边石头缝里,像纯净画布上的污渍。同行一位大哥二话没说,脱鞋,挽起裤脚,赤脚就踩进了还带冰碴子的溪水里。他弯下腰,使劲儿去抠那些顽固的垃圾。或许是水凉,他时不时吸口冷气。有人递过去一个袋子,他接过,默默地把那些“人造颜色”都装了进去。等他上岸,脚冻得通红,别人递纸巾他摆摆手,拎着那袋“收获”,又闷头爬山去了。身后的那段溪水恢复了清爽,水声听着好像也更欢快了。

近郊的山野

王晓倩

绽放 (水彩画)

徐宜超



时尚